

空军歼-10 首位女飞行员牺牲——

难诉离别：她们眼中的余旭

●母亲：执意睡在女儿生前的床上 ●外婆：未亲见外孙女飞行表演是“一生遗憾”
●外甥女：小姨是永远的榜样

整理 / 吕中

11月12日上午，空军歼-10女飞行员余旭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，跳伞失败不幸牺牲。余旭牺牲的消息迅速传开，社会各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送去哀思——只是，对余旭的亲人而言，这份悲痛在过往记忆的袭击下，来得密集而绵长：外公外婆还从没见过现场看过她的飞行表演，父母亲还没能盼来她的婚礼，同学们还在期盼她的下一支孔雀舞，亲戚们还在等待以她和战友们为原型的电视剧，外甥女还盼望着听她再讲蓝天上飞翔的故事……但这些心愿再也无法实现了。



同学眼中的她：“金孔雀”曾驾机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

余旭1986年出生于四川崇州，空军上尉，二级飞行员，牺牲时年仅30岁。11月13日，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对此进行了报道。

报道中称，余旭是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之一。在八一飞行表演队里，她被誉为“金孔雀”。如今，这只“金孔雀”已经永远融入了祖国的蓝天。

2005年，经中央军委批准，空军首次招收歼击机女飞行学员。2005年，余旭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，成为第八批女飞行学员。

在入学当年的中秋晚会上，余旭曾表演了一支孔雀舞，这应该是她第一次在同学们面前跳这支舞蹈。从此，她让同学

外婆眼中的她：她送的第一件礼物，外公珍藏了10年

余旭从降生到高中毕业参军，她一直跟着外公胡明康和外婆周建英生活，是二老一手带大的。

亲戚们得知余旭牺牲的消息，纷纷来到胡明康家中，安慰几乎崩溃的二老。两位老人则一遍遍念叨着外孙女的好：周建英身上的红色棉衣，是外孙女买的；胡明康穿的大衣、戴的帽子，都是外孙女休假回家买的。

为了不让外婆冬天用冷水洗衣服，余旭专门回家，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，“怕我把手冻坏了。”周建英说。

11月13日，胡明康特意从柜子里翻出一双皮鞋，这是余旭参军第二年放假回家时给外公买的。这双皮鞋，也是她给外公的第一件礼物，转眼已经过了10年。胡明康平时都舍不得穿，只是逢年过节、走亲访友才会穿一穿。

和外孙女上一次见面，是今年5月份，那时周建英摔伤了右手，骨折了，余旭向单位请了假，回到了成都探亲。不久前的珠海航展，二老仍兴致勃勃地坐在客厅里，在电视上欣赏外孙女的飞行表演，看外孙女被电视台采访的节目。

们记住了“金孔雀”。在此后，余旭在学校内部多个演出中表演过孔雀舞，每次都受到好评，收获掌声。

2009年4月，16名歼击机女飞行员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，正式编入作战部队。当时，余旭就是其中一员。就在这一年，余旭和她的姐妹飞行员们，驾驶着战鹰，出现在国庆60周年大庆的空中分列式中，以整齐的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。

为了能够在自己钟爱的蓝天上驾驶战鹰，余旭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，全心投入到了飞行之中。她曾这样说过：“不管每次训练多么辛苦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退缩过。我觉得青春是无悔的。”

转眼，物是人非。在胡明康和周建英的记忆里，外孙女一向是报喜不报忧，每次家里问起她的工作，她总是大大咧咧说“没得事，我搞的定。”

2005年，余旭读高三，在学校报考了飞行员，光是到成都市区体检，就进行了四轮。每过一轮体检，外婆就会给外孙女奖励50元钱，当做零用钱。过了四轮体检，余旭成功入伍。

大学期间，余旭曾向外婆提过，飞行训练特别辛苦，有的女孩子撑不下去，晚上会偷偷哭，但她一定能够撑住。在大学毕业那天，余旭给外婆打了电话，说马上就要一起照毕业留影了，“外孙女说，自己终于坚持了下来。”第一次，余旭在电话里哭了。

每次飞行表演前，余旭总会给外公外婆来个电话。二老接到电话后，就会像小孩子一样，乖乖地坐在电视前，自豪地看外孙女的飞行表演。

由于年事已高，二老从未到过现场看过外孙女表演，“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”。

谈着谈着，二老不禁哽咽，痛哭失声。

母亲眼中的她：街坊邻居都以她为傲

11月12日下午，网络上零星流传出余旭牺牲的消息。余旭家的一个亲戚看到消息后，找到余旭妈妈，流着泪告诉她：“你要坚持住。”余旭父母还以为女儿病了。

晚上11时，余旭父母抵达天津。一下飞机，打开手机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，部队的人也到场迎接，告诉他们这个消息。瞬间，余旭的母亲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隔了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。部队为余旭的父母安排了很好的房间，但他们执意住进空勤宿舍楼女儿生前睡的床上，闻着女儿的味道，感觉女儿的存在。这一夜，两老通宵未眠，除了哭，还是哭。

11月13日，余旭的妈妈抱起女儿生前堆放在床上的一个布娃娃，就像抱着女儿一样。

胡明康说，余旭的父亲余德俊今年54岁了，当年入赘到崇州，因为没有多少文化，一直在外面打零工，有时当水泥工匠，挣钱养活一个家。余旭的母亲胡中秋，今年52岁，在崇州做家政，打扫工作。

“从余旭出生到高中毕业参军，一直住在老宅里。”他口中的老宅，是一个砖瓦小院子，位于向荣街50米外，毗邻着一大块农田。

现在已经大门紧锁。

从上小学开始，余旭便是一个人步行，上学放学，不用家里接送。在崇庆中学就读时，每天步行一公里多去学校，舍不得打车，连中午饭也回家吃，“外孙女小时候爱唱歌跳舞，要强得很，有个性。”

大约5年前，因为老宅要拆迁，余旭父母把积蓄拿出来，在崇阳买了一套安置房，前后花了20余万。因此，余旭时常往家里汇钱，补贴家用。

家里谁也没想到，余旭一步步成长，最后成为中国歼-10首位女飞行员。而在国内，可以驾驶第三代战机飞行的女飞行员，仅有4位。如此普通的家庭，却出了这样一个坚强、自立的“军中花木兰”，崇州附近的街坊邻居都以她为傲。

空政文工团原政委杜文彪也是崇州人，与余家有点交情，视余旭为侄女儿。他曾想过以余旭等歼击机女飞行员为原型写一个剧本，筹拍一个电视连续剧《雷霆玫瑰》。余旭也很支持他的想法，两人还相约，等余旭有空时，与编剧好好聊聊。“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都不知道这部剧还能不能继续下去。”杜文彪满脸哀伤。

外甥女眼中的她：小姨是永远的榜样

知道小姨不会再回家抱着她讲蓝天上的故事，朱芝丫扑进妈妈的怀里大哭起来。

11月12日下午，朱幼彬、余颖夫妇得知妹妹余旭遇难的消息，犹豫了好一会，才告诉女儿：“小姨飞机出事了，没有小姨了。”

朱幼彬告诉记者，在女儿心里，小姨一直是榜样一样的存在。“刚上小学的她，总是想向小姨看齐，一心想要成为小姨那样优秀的人。”因为余旭的鼓励，朱芝丫也积极地在学校表现，还与其他年级的同学们一起竞选大队长。

在妈妈怀里伤心一阵后，乖巧的丫丫也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小姨。朱幼彬告知，11月12日晚，丫

丫自己默默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作业本和铅笔，一笔一划写下了对小姨的思念和自己的决心。“因为最近学校里正在学习作文的写作，她也不能随着妈妈去天津见小姨，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她自己的感情。”

方方正正的田字格里，被朱芝丫稚嫩却工整有力的文字填得满满当当：“我朱芝丫一定为她传di(递)下去她着(这)份勇敢、活泼、快乐、团结、jian(坚)强。”

11月13日下午，余颖启程前往天津，而之前余旭拜托朱幼彬为她战友准备的几条薄荷烟，也由余颖带去，完成余旭生前的心愿。

TIPS

成为女子歼击机飞行员有多难

文 / 谢永亮

余旭的牺牲，让人们了解到了歼击机女飞行员荣誉加身背后的艰辛与风险。歼击机女飞行员常常被誉为“天之骄子”，可是真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却是十分的艰难。

歼击机女飞行员选拔是名副其实的万里挑一。2005年空军招收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学员，当年2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，只有35人入选。她们不仅要在两年时间内研读完地方大学四年才能完成的课程，还要不间断地进行包括滚轮、旋梯、平衡操等抗眩晕训练，长跑、短跑、计时跑等耐力、力量训练，泅渡、猎食、穿越敌人封锁等野外生存训练……

飞行员有男女之分，但歼击机飞行对技术的要求，则没有性别差异。女飞行员通常和男飞行员按照同一大纲、同一标准训练。从起落、仪表、特技、编队到实弹射击，再到空战，女飞行员一个科目都不少，甚至个别科目比同期男飞行员要求更高。

抗过载是所有女飞行员面临的最大考验。女性身体特有的解剖机理决定了其肌肉占的比例小于男性，脂肪占的比例大于男性，而且肌肉力量相对小，因此过载对女性考验更大。一旦过载量超过可承受范围，便会出现“灰视”（眼睛看不清）甚至“黑视”（完全看不见）现象，后果十分可怕。

有个别网友质疑女性为什么参与这么危险的事业。事实上，她们不是“花架子”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女性拥有细心、缜密、敏感等特质，女性能够在歼击机飞行中做得更出色。从外军培养经验看，歼击机女飞行员在武器操控、精密仪器使用和地形识别等方面，都有超过男飞行员的表现。

可以说，不断增加歼击机女飞行员数量已经成为世界基本共识。

（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博士）